

孟子譯註

蘭州大學中文系孟子譯注小組

孟子譯注卷十一

告子章句上

凡二十章

11.1 告子曰：“性猶杞柳^①也，義猶桮棬^②也；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桮棬。”

孟子曰：“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？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，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！”

【譯文】 告子說：“人的本性好比柎柳樹，義理好比杯盤；把人的本性納於仁義，正好比用柎柳樹來制成杯盤。”

孟子說：“您還是順着柎柳樹的本性來制成杯盤呢？還是毀傷柎柳樹的本性來制成杯盤呢？如果要毀傷柎柳樹的本性然後制成杯盤，那也要毀傷人的本性然後納之於仁義嗎？帥領天下的人來損害仁義的，一定是您的這種學說罷！”

①杞柳——舊說都以爲就是樺樹，但此物不能爲木材，僅可以取其新枝條之長六七尺者供編物之用。如用作杯盤，恐亦不能盛液體。疑而不能決，姑依舊說譯之。

②桮棬——“桮”同“杯”（說文只有“桮”字）。桮音圈。禮記玉藻云：“母

沒而杯圈不能飲焉。”“杯圈”當即“栲栳”。但趙岐注孟子則以“栲栳”爲“栲素”（杯盤之胎，未加工者），而鄭玄注玉藻則以“杯圈”爲盛羹、注酒及盥洗等器之通名。

11·2 告子曰：“性猶湍①水也；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水信②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”

【譯文】告子說：“人性好比急流水，從東方開了缺口便向東流，從西方開了缺口便向西流。人的沒有善不善的定性，正同水的沒有東流西流的定向相類似。”

孟子說：“水誠然沒有東流西流的定向，難道也沒有向上或者向下的定向嗎？人性的善良，正好像水性的向下流。人沒有不善良的，水沒有不向下流的。當然，拍水使它跳起來，可以高過額角；戽水使它倒流，可以行於山中。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？形勢使它如此的。人的可以使他做壞事，本性的改變也正像這樣。”

①湍——(tuān)，說文云：“湍，急瀨也。”譯文本此。趙岐注云：“湍者，圓也；謂湍湍藥水也。”亦通。

②信——說文云：“信，誠也。”

11·3 告子曰：“生之謂性①。”

孟子曰：“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“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；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“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，牛之性猶人之性與？”

【譯文】 告子說：“天生的資質叫做性。”

孟子說：“天生的資質叫做性，好比一切東西的白色叫做白嗎？”

答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“白羽毛的白猶如白雪的白，白雪的白猶如白玉的白嗎？”

答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“那麼，狗性猶如牛性，牛性猶如人性嗎？”

①生之謂性——“性”字從“生”得聲，“生”和“性”古音相同。荀子正名篇云：“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。”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：“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。”論衡初稟篇云：“性，生而然者也。”告子的話，意或與此相近，不過告子藉以證明其人性無善惡論罷了。

11·4 告子曰：“食色，性也①。仁，內也，非外也；義，外也，非內也②。”

孟子曰：“何以謂仁內義外也？”

曰：“彼長而我長之，非有長於我也；猶彼白而我白之，從其白於外也，故謂之外也。”

曰：“異於③白馬之白也，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；不識長馬之長也，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？且謂長者義乎？長之者義乎？”

曰：“吾弟則愛之，秦人之弟則不愛也，是以我為悅者也，故謂之內。長楚人之長，亦長吾之長，是以長為悅者

也，故謂之外也。”

曰：“耆④秦人之炙，無以異於耆吾炙，夫物則亦有然者也，然則耆炙亦有外與？”

【譯文】告子說：“飲食男女，這是本性。仁是內在的東西，不是外在的東西；義是外在的東西，不是內在的東西。”

孟子說：“怎樣叫做仁是內在的東西、義是外在的東西呢？”

答道：“因為他年紀大，於是我去恭敬他，恭敬之心不是我所預有；正好比外物是白的，我便認它為白色之物，這是由於外物的白而我加以認識的緣故，所以說是外在的東西。”

孟子說：“白馬的白和白人的白或者無所不同，但是不知道對老馬的憐憫心和對老者的恭敬心，是不是也沒有什麼不同呢？而且，您說，所謂義，在於老者呢？還是在於恭敬老者的人呢？”

答道：“是我的弟弟便愛他，是秦國人的弟弟便不愛他，這是因我自己的關係而高興這樣的，所以說仁是內在的東西。恭敬楚國的老者，也恭敬我自己的老者，這是因為外在的老者的關係而這樣的，所以說義是外在的東西。”

孟子說：“喜歡吃秦國人的燒肉，和喜歡吃自己的燒肉無所不同，各種事物也有如此的情形；那麼，難道喜歡吃燒肉的心也是外在的東西嗎？〔那不和您說的飲食是本性的論點相矛盾了嗎？〕”

①食色性也——禮記禮運篇：“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儒家之意與告子同，故下文不相詰難，而最後“然則耆炙亦有外與”一句，且據以駁倒了告子。

②仁內義外——管子戒篇云：“仁從中出，義由外作。”蓋與告子主張相同。但墨子經說下云：“仁，愛也；義，利也。愛利，此也；所愛所利，彼也。愛利不相為內外（意云，都是內在的），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（俱

是外在的)。其爲‘仁內也，義外也’，舉愛與所利也，是狂舉也。”此從告子的立論根據而加以邏輯的駁詰，比孟子所駁更爲明顯有力。

③異於——朱熹集註引張氏曰：“二字疑衍。”按此說較是。焦循正義強加解釋，無當於古代語法，故不從。

④耆——同“嗜”。

11·5 孟季子①問公都子曰：“何以謂義內也？”

曰：“行吾敬，故謂之內也。”

“鄉人長於伯兄一歲，則誰敬？”

曰：“敬兄。”

“酌則誰先？”

曰：“先酌鄉人。”

“所敬在此，所長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”

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彼將曰，‘敬叔父。’曰，‘弟爲尸②，則誰敬？’彼將曰，‘敬弟。’子曰，‘惡在其敬叔父也？’彼將曰，‘在位故也。’子亦曰，‘在位故也。庸敬在兄，斯須之敬在鄉人。’”

季子聞之，曰：“敬叔父則敬，敬弟則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”

公都子曰：“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，然則飲食亦在外也？”

【譯文】孟季子問公都子：“怎麼說義是內在的東西呢？”

答道：“恭敬從我的內心發出，所以說是內在的東西。”

“本鄉人比大哥大一歲，那你恭敬誰？”

答道：“恭敬哥哥。”

“如果在一塊兒飲酒，先給誰斟酒？”

答道：“先給本鄉長者斟酒。”

“你心裏恭敬的是大哥，却向本鄉長者敬禮，可見義畢竟是外在的東西，不是由內心發出的。”

公都子不能對答，便來告訴孟子。

孟子說：“〔你可以說，〕‘恭敬叔父呢？還是恭敬弟弟呢？’他會說，‘恭敬叔父。’你又說，‘弟弟若做了受祭的代理人，那又恭敬誰呢？’他會說，‘恭敬弟弟。’你便說，‘那為什麼又說恭敬叔父呢？’他會說，‘這是由於弟弟在於當受恭敬之位的緣故。’那你就說，‘那也是由於本鄉長者在於當給首先斟酒之位的緣故。平常的恭敬在於哥哥，暫時的恭敬在於本地長者。’”

季子聽到了這話，又說：“對叔父也是恭敬，對弟弟也是恭敬，畢竟義是外在的，不是由內心出發的。”

公都子說：“冬天喝熱水，夏天喝涼水，那麼，難道飲食〔便不是由於本性，〕也是外在的了嗎？”

①孟季子——其人不詳。翟灝四書考異以爲原文本無“孟”字，此季子即是“季任爲任處守”(12·5)之季任。

②尸——古代祭祀不用牌位或者神主，更無畫像，而用男女兒童爲受祭代理人，便叫之爲“尸”。尸，主也。

11·6 公都子曰：“告子曰：‘性無善無不善也。’或曰：‘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①；是故文武興，則民好善；幽厲興，則民好暴。’或曰：‘有性善，有性不善②；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；以瞽瞍爲父而有舜；以紂爲兄之子，且以爲君，

而有微子啓、王子比干。’今日‘性善’，然則彼皆非與？”

孟子曰：“乃若^③其情^④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^④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^⑤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，‘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’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詩曰，‘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^⑥。’孔子曰：‘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’”

【譯文】公都子說：“告子說，‘本性沒有什麼善良，也沒有什麼不善良。’也有人說，‘本性可以使它善良，也可以使它不善良；所以周文王武王在上，百姓便趨向善良；周幽王厲王在上，百姓便趨向橫暴。’也有人說，‘有些人本性善良，有些人本性不善良；所以以堯這樣的聖人爲君，却有象這樣不好的百姓；以瞽瞍這樣壞的父親，却有舜這樣好的兒子；以紂這樣惡的姪兒，而且爲君王，却有微子啓、王子比干這樣的仁人。’如今老師說本性善良，那麼，他們都錯了嗎？”

孟子說：“從天生的資質看，可以使它善良，這便是我所謂的人性善良。至於有些人不善良，不能歸罪於他的資質。‘同情心，每個人都有；羞恥心，每個人都有；恭敬心，每個人都有；是非心，每個人都有。同情心屬於仁，羞恥心屬於義，恭敬心屬於禮，是非心屬於智。這仁義禮智，不是由外人給與我的，是我本來就具有的，不過不曾探索它罷了。所以說，‘一經探求，便會得到；一加放

棄，便會失掉。’人與人之間有相差一倍、五倍甚至無數倍的，就是不能充份發揮他們的人性的本質的緣故。詩經說，‘天生育衆民，每一樣事物，都有它的規律。百姓把握了那些不變的規律，於是乎喜愛優良的品德。’孔子說：‘這篇詩的作者真懂得道呀！有事物，便有它的規律；百姓把握了這些不變的規律，所以喜愛優良的品德。’”

①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——王充論衡本性篇云：“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，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，則善長；惡性養而致之，則惡長，故世子作養書一篇。宓子賤、漆雕開、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，與世子相出入。”孔廣森經學卮言云：“公都子此問，即其說也。”漢書藝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。原注云：“名碩，陳人，七十子之弟子。”

②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——漢書古今人表序云：“孔子曰：‘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’傳曰：‘譬如堯、舜、禹、稷、契與之爲善，則行；桀、誨與之爲惡，則誅。可與爲善，不可與爲惡，是謂上智。桀、紂、龍逢、比干與之爲善，則誅；于莘、崇侯與之爲惡，則行。可與爲惡，不可與爲善，是謂下愚。’可謂與此說相類似。”

③乃若——程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：“乃若者，轉語也。”按相當于“若夫”“至於”諸詞。

④情、才——皆謂質性。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云：“情猶素也，質也。”說文：“才，草木之初也。”草木之初曰才，人初生之性亦可曰才。

⑤鑠——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補遺云：“鑠又爲效。孟子‘非由外鑠我也’，按授也。”

⑥特曰數句——見大雅烝民篇。“烝民”詩作“烝民”，毛傳云：“烝，衆；物，事；則，法；彞，常；懿，美也。”鄭箋云：“秉，執也。”

11.7 孟子曰：“富歲，子弟多賴①；凶歲，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辯麥②，播

種而擾③之，其地同，樹之時又同，淳然而生，至於日至④之時，皆熟矣。雖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⑤，雨露之養、人事之不齊也。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，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聖人，與我同類者。故龍子曰：‘不知足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養也。’屨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於味，有同者也；易牙⑥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⑦，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，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？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⑧耳亦然。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⑨目亦然。至於子都⑩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故曰，口之於味也，有同嗜焉；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；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⑪之悅我口。”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“豐收年成，少年子弟多半懶惰；災荒年成，少年子弟多半強暴，不是天生的資質這樣不同，是由於環境使他們心情變壞的緣故。把大麥作比喻罷，播了種，耨了地，如果地土一樣，種植的時候一樣，便會蓬勃地生長，遲到夏至，都會成熟了。縱有所不同，那便是由於地土的肥瘠，雨露的多少，人工的勤惰不同的緣故。所以一切同類之物，無不大體相同，爲什麼一講到人類便懷疑了呢？聖人也是我們的同類。龍子曾經說過，‘不看清腳樣去編草鞋，我準知道不會編成筐子。’草鞋的相近，是因為各人的腳大體相同。口對於味道，有相同的嗜好；易牙早就得到這一

嗜好。假使口對於味道，人人不同，而且像狗馬和我們人類本質上的不相同一樣，那麼，憑什麼天下的人都追隨著易牙的口味呢？一講到口味，天下都期望做到易牙那樣，這就說明了天下人的味覺大體相同。耳朵也如是。一講到聲音，天下都期望做到師曠那樣，這就說明了天下人的聽覺大體相同。眼睛也如此。一講到子都，天下沒有人不知道他美麗。不認為子都美麗的，那是沒有眼睛的人。所以說，口對於味道，有相同的嗜好；耳對於聲音，有相同的聽覺；眼睛對於容色，有相同的美感。談到心，就獨獨沒有相同之處嗎？心的相同之處是什麼呢？是理，是義。聖人早早就得到了我們心的相同的理義。所以理義之使我心高興，正和豬狗牛羊肉合乎我的口味一般。”

①頤——阮元云：“富歲子弟多頤”，‘頤’即‘頤’（今作‘頤’）。”

②麤麥——麤音牟（móu），麤麥即大麥。

③耨——耨音憂（yōu）。說文作“耨”，云：“摩田器也。”蓋本是器物之名，其後用作動詞，摩田亦曰耨。摩田者，即今之抄（又作抄）田，耨地，耙鬆其土并使土壤細也。以土覆種亦用此器，亦須耙抄，故又訓為“覆種”（鄭玄論語注）。

④日至——此指“夏至”，古或謂之“長至”“日南至”。

⑤醜——（qiāo），土地瘠薄。

⑥易牙——左傳僖公十七年云：“雍巫有寵於衛共姬，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。”杜預注云：“雍巫，雍人，名巫，即易牙。”其人為齊桓公寵臣，其故事散見於周秦古籍。

⑦與人殊——意蓋謂人人不同。此宜云“人與人殊”，原文蓋省一“人”字。

⑧惟——語首詞，無義。

⑨子都——詩鄘風山有扶蘇：“不見子都，乃見狂且。”毛傳云：“子都，世

之美好者也。”疑即鄭莊公時之公孫閱，其人字子都，又曾射殺穎考叔，而鄭莊公竟不欲置之典刑，其有寵可見。事詳左傳隱公十一年。

⑩芻豢——草食曰芻，牛羊是也；穀食曰豢，犬豕是也。豢音患(huàn)。

11·8 孟子曰：“牛山①之木嘗美矣，以其郊②於大國③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潤，非無萌蘖之生焉，牛羊又從而牧之④，是以若彼濯濯⑤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爲未嘗有材焉，此豈山之性也哉？雖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，旦而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⑥，則其旦晝⑦之所爲，有梏⑧亡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；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；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‘操則存，舍則亡；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⑨。’惟心之謂與？”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“牛山的樹木曾經是很茂盛的，因爲它長在大都市的郊外，老用斧子去砍伐，還能够茂盛嗎？當然，它日日夜夜所生長的，雨水露珠所潤澤的，不是沒有新條嫩芽生長出來，但又跟着去放羊牧牛，所以變成那樣光禿禿了。大家看見那光禿禿的樣子，便以爲這山不曾有過大樹木，這難道是山的本性嗎？在某些人身上，難道沒有仁義之心嗎？他之所以喪失他的善良之心，也正像斧子之對於樹木一般，每天每地去砍伐它，能够茂盛嗎？他在日裏夜裏發出來的善心，他在天剛亮時所接觸到的清明之氣，這些在他心裏所激發出來的好惡跟一般人相近的也有一點點。可

是一到第二天白晝，所行所爲又把它消滅了。反覆地消滅，那麼，他夜來良心所發出的善心自然不能存在；夜來良心所發出的善心不能存在，便和禽獸相距不遠了。別人看到他簡直是禽獸，因之以爲他不曾有過善良的資質，這難道也是這些人的本性嗎？所以假若得到滋養，沒有東西不生長；失掉滋養，沒有東西不消亡。孔子說過，‘抓住它，就存在；放棄它，就亡失；出出進進沒有一定時候，也不知道它何去何從。’這是指人心而言的罷。”

①牛山——齊國都於臨淄，牛山在今臨淄縣南十里。

②郊——此作動詞用，謂“居其郊”也。劉寶楠愈愚錄謂“郊，猶居也”，蓋不明古人實詞虛用之義例。

③大國——謂臨淄，不但爲齊之首都，亦爲當時大都市之一。

④牛羊又從而牧之——此句爲“又從而牧牛羊焉(之)”之變式。

⑤濯濯——趙岐注云：“無草木之貌。”

⑥幾希——趙岐注云：“幾，豈也。豈希，言不遠也。”但古書未見此用法，故不從。

⑦旦晝——焦循正義云：“旦晝，猶云明日。”

⑧有牯亡之矣——有，何焯義門讀書記云：“當讀去聲。”則與“又”同。牯同牯，音故(gù)，圈禁也。

⑨鄉——趙岐注云：“鄉猶里，以喻居也。”焦循正義云：“近讀鄉爲向。”按兩說皆可通，而後義較勝。

11.9 孟子曰：“無或①乎王之不智也。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，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，吾如有萌焉何哉？今夫弈②之爲數③，小數也；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弈秋，通國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誨二人弈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弈秋之爲

聽。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有鴻鵠④將至，思援弓繳⑤而射之，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爲是其智弗若與？曰：非然也。”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“王的不聰明，不足奇怪。縱使有一種最容易生長的植物，曬它一天，冷它十天，沒有能够生長的。我和王相見的次數也太少了，我退居在家，把他冷淡得也到了極點了，他雖有善良之心的萌芽，我對它能有什麼幫助呢？譬如下棋，這只是小技術，如果不一心一意，則不能得勝。弈秋是全國的下棋聖手。假使讓他教授兩個人，一個人一心一意，只聽弈秋的話。另一個呢，雖然聽着，而心裏却以爲，有隻天鵝快要飛來，想拿起弓箭去射它。這樣，縱使和那人一道學習，他的成績一定不如人家。是因爲他的聰明不如人家嗎？自然不是的。”

①或——同“惑”。呂氏春秋春官篇高誘注云：“惑，怪也。”

②弈——說文云：“弈，圍棋也。”

③數——趙岐注云：“數，技也。”

④鴻鵠——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：“凡鴻鵠連文者，即鵠也。”鵠，今名天鵝。

⑤繳——音灼(zhuó)。說文云：“繳，生絲縷也。”繳本是生絲縷，用它來繫在箭上，因稱繫着絲縷的箭爲繳。

11·10 孟子曰：“魚，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爲苟得也；死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，則凡可以

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，則凡可以辟患者，何不爲也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，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，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。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賢者能勿喪耳。一簞食，一豆①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，噉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②；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；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。萬鍾於我何加焉？爲宮室之美、妻妾之奉、所識窮乏者得我與？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宮室之美爲之；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妻妾之奉爲之；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此之謂失其本心。”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“魚是我所喜歡的，熊掌也是我所喜歡的；如果兩者不能並有，便犧牲魚，而要熊掌。生命是我所喜歡的，義也是我所喜歡的；如果兩者不能並有，便犧牲生命，而要義。生命自是我所喜歡的，但是還有比生命更爲我所喜歡的，所以我不幹苟且偷生的事；死亡自是我所厭惡的，但是還有比死亡更爲我所厭惡的，所以有的禍害我不躲避。如果人們所喜歡的沒有超過生命的，那麼，一切可以求得生存的方法，什麼不去使用呢？如果人們所厭惡的沒有超過死亡的，那麼，一切可以避免禍害的事情，什麼不去幹呢？〔然而，有些人〕由此而行，便可以得到生存，却不去做；由此而行，可以避免禍害，却不去幹，由此可知有比生命更爲喜歡的東西，也有比死亡更爲厭惡的東西。這種心不僅僅賢人有，人人都有，不過賢人能够保持它罷了。一簞飯，一碗湯，得着便活下去，得不着便死亡，呼喝着給與他，就是過路的餓人都不會接受；腳踏過再給與他，就是乞丐也不屑於要；〔然而竟有人於〕萬鍾的

俸祿却不問合於禮義與否，貿然接受了。萬鍾的俸祿對我有什麼好處呢？爲着住宅的華麗、妻妾的侍奉和我所認識的貧苦人感激我嗎？過去寧肯死亡而不接受的，今天却爲着住宅的華麗而幹它了；過去寧肯死亡而不接受的，今天却爲着妻妾的侍奉而幹它了；過去寧肯死亡而不接受的，今天却爲着我所認識的貧苦人的感激而幹它了，這些不也可以停止了麼？這便叫做喪失了他的本性。”

①豆——古代盛羹湯之具。

②噤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——噤，同“呼”，舊讀去聲(hù)。趙岐注云：“噤爾，猶呼爾，咄咄之貌也。”禮記檀弓有一段故事，情節相類，錄供參攷。“齊大饑，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。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。黔敖左奉食，右執飲，曰：‘嗟！來食！’揚其目而視之，曰：‘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。’從而謝焉，終不食而死。”

11·11 孟子曰：“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；有放心而①不知求。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②而已矣。”

【譯文】孟子說：“仁是人的心，義是人的路。放棄了那條正路而不走，喪失了那善良之心而不曉得去找，可悲得很呀！一個人，有雞和狗走失了，便曉得去尋找，有善良之心喪失了，却不曉得去尋求。學問之道沒有別的，就是把那喪失的善良之心找回來罷了。”

①而——用法同“則”，此從俞樾孟子平義說。

②求放心——吳定紫石山房文集求放心解云：“孟子所謂‘求放心’者，非納其放心聚之於學之謂，‘放心’即孟子所謂‘放其良心’、‘失其本心’者也。”

11·12 孟子曰：“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^①，非疾痛害事也，如有能信之者，則不遠秦楚之路，爲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，則知惡之；心不若人，則不知惡，此之謂不知類^②也。”

【譯文】 孟子說：“現在有人，他無名指彎曲而不能伸直，雖然不痛苦，也不妨礙工作，如果有人能够使它伸直，就是走向秦國楚國，都不以爲遠，〔而去尋求，〕爲的是無名指不及別人。無名指不及別人，就知道厭惡；心性不及別人，竟不知道厭惡，這個叫做不懂得輕重。”

①信——同“伸”。

②不知類——朱熹集註云：“不知類，言不知輕重之等也。”譯文本此。

11·13 孟子曰：“拱把^①之桐梓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養之者。至於身，而不知所以養之者，豈愛身不若桐梓哉？弗思甚也。”

【譯文】 孟子說：“一兩把粗的桐樹梓樹，假若要使它生長起來，都曉得如何去培養。至於本人，却不曉得如何去培養，難道愛自己還不及愛桐樹梓樹嗎？真是太不動用腦筋了。”

①拱把——趙岐注云：“拱，合兩手也。把，以一手把之也。”此言樹之尙小。

11·14 孟子曰：“人之於身也，兼所愛。兼所愛，則兼所養也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，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豈有他哉？於已取之而已矣。體有貴賤，有小大。無以小害大，無以賤害貴^①。養其小者爲小人，